

古今文綜

野庭書譚



Digitized by srujanika@gmail.com

古今文綜 第二部

書牘贈序之屬

第十冊

目錄

第一編 書牘類

第三章 敘事之書下

(已)諷勸

漢王生遺蓋寬饒書

漢朱浮與彭寵書

漢王粲爲劉荊州與袁尚書

漢王粲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漢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梁邱遲與陳伯之書

陳徐陵爲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宋歐陽修與高司諫書

宋王安石上田正言第一書

清多爾袞與明史可法書

清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清劉嗣綰貽友人書

清黃安濤覆友人商游幕書

清王詒壽與友人書

清趙銘上薛慰農夫子書

(庚)慰藉

晉陸雲答車茂安書

唐韓愈與崔羣書

唐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清袁枚慰蔣用菴侍御失火書

清張裕釗與張煦堂大令書

清張裕釗答李佛笙太守書

(辛) 干謁

齊邱巨源與尚書令袁粲書

梁江淹詣建平王上書

陳徐陵與王僧辯書

唐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

唐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

唐郭仲翔與吳保安書

宋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宋王安石上相府書

清陳維崧上芝麓先生書

清李慈銘與王少鶴通政書

(壬)況狀

宋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

梁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書

梁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梁陶弘景答謝中書書

梁吳均與宋元思書

梁劉潛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唐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宋張詠答王觀察書

清毛奇齡與秦留仙翰林書

清陳維崧與陳際叔書

清洪亮吉與崔瘦生書

清胡天游貽友人書

清劉嗣綰山中與鮑若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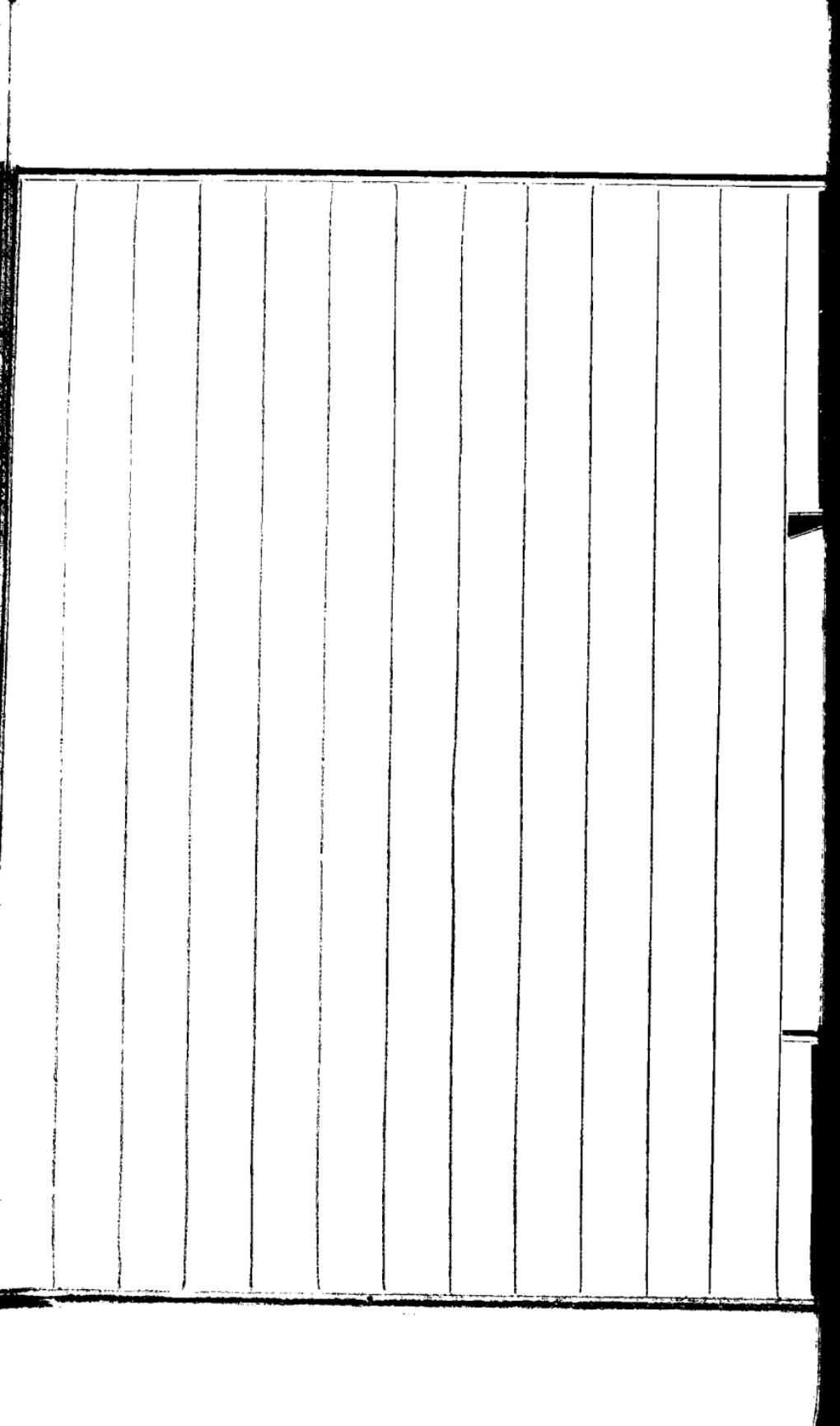
清吳慈鶴與彭甘亭書

清董基誠至青浦縣與弟方立書

清董祐誠與方彥聞書

清李慈銘復張香濤編修書

清李慈銘三復趙桐孫書



古今文綜 第二部 書牘贈序之屬

第十册

杭縣張相譏錄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一編 書牘類

第三章 敘事之書下

(己)諷勸 此之爲體或婉或直然其蹊徑可約爲三敵國兵交使在其間捭闔從衡馮平簡牘要在開形勢指利害一紙之書賢於十萬之兵如朱叔元王仲宣阮元瑜邱希範徐孝穆多爾袞諸書是也策名委贊重其官守亢進可危瘞職可戒至若天下之嵬一時之瑣聲罪致討足以褫魄然辭亦少激焉如王生永叔介甫朝宗諸書是也軫念身世商略出處閨風縹馬之思空谷維駒之詠語長心重惻乎動人如劉醇甫黃霽青王眉叔趙桐孫諸書是也共錄十五首

漢王生遺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謳。大雅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漢朱浮與彭寵書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

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勝母尙能致命一殮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

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漢王粲爲劉荊州與袁尚書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虐戎馬廝養饑無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雖遣驛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治通內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協姦讐並作聞之譖然爲增忿怒校尉劉堅皇河田買等前後到荆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陳敍事變本末之理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死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皆所以翦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責當惟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惟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雖

蒙塵垢罪下爲隸圉析入汙泥猶當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爲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近火與火相爛則熑然擢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耶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爲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嚮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謬克已復禮以從所驩則弱者自以爲強危者自以爲寧誠欲戮力長驅共獎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參五伯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則是太公墳壠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况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

父之獲也。昔齊公孫竈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箇。姜氏危哉。表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遺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劉表頓首。

漢王粲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天降灾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膂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

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軀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人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從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漢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
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
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
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
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非有陰構。責赫之
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
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
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
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
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
於此也。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

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苞藏禍心。陰有
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
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
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
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
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
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
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潭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
計。將恐議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
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
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

表宴安而已哉。甚不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遙，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

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梁邱遲與陳伯之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剝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

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輶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
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斃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
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
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
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
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撫絃
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
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楨矢東來。夜郎滇池解
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倔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
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
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陳徐陵爲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覽。未周良深慨息。昔長平建議。
猶聞蝕昴之徵。疎勒效忠時。致飛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遂使吾賢猶迷。
所執斯故。銜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寧有霸圖。俟服于周。常懼盈滿。豈
望身居黃屋。手御青綸。揖讓而對三靈。端委而朝百辟。詢諸園牧。莫不皆知援誓。
神明固自無爽。但大齊仁信之道。關於至誠。睦隣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獎歸嗣。
本朝拜首陳辭。敦誘彌廣。既而仇讐未殄。方憑大國之威。宗祏阽危。尤仰親仁之
德。備俛恩寄。號覲惟深。而勅諭分明。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陵
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至于夏藩衝要。控遏上流。且命彊兵。爲我臨
據。若其自有精甲。能捍醜徒。並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頻經忝竊。屢守淮肥。門生
故吏。遍于江右。凡諸部曲。並使招攜。投赴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
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恩。寧曰循

常之恆禮。明公固天所授。宏濟本朝。曲阜同功。營邱等烈。若夫伊尹庖厨。賤宰霍光。階闈小臣。諸葛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佐。論其世業。較彼勤勞。書契以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爲難。苟息之忠良。以喜慰但先朝秉玉鏡之符。御金輪之寶。菩薩之化。行于十方。仁壽之功。沾于萬國。兇人俟景。遂殄邦家。何況于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非虛言。淮陽在面。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機杼。關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強兵。便是軒轅之陣。西南當扼喉之勢。東北承撫。背之機首尾交侵。華夷俱騁。而沖人數歲。復子方賒。德未感于黎蒸。威不加于將帥。斯等快快。非少主臣。安有碌碌因人成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于大同。棄與國之隆恩。當滔天之猛寇。匡救之德。翻未有從。忠許之謀。誰其相曉。臥薪待火。方此弗危。繫草從風。儻之非切。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見引輪獵之車。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則。惟在大賢。外相內相。終當相屈。正當攜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齊

帥臨江。仍轉蒼鷺之旆。分袂南浦。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讐。如其執事。尙秉
前言。將恐戎麾。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已據咽喉。東進彭波。次指心腹。廣陵京
口。烽煙相望。魯柝聞鄰。方之尙遠。胡桑對蔚。匹此爲遙。水陸爭前。龍虎交至。則揚
都蕩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無關梁國。豈不追慙。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隣。
之意。東門黃犬。固以長悲。南陽白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非曰大勳。滅我宗祊。何
所逃譽。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更具往懷。想不遠而復無貽祇悔也。英
謨有在。方興祀夏之功。明監如違。便等過殷之歎。存亡社稷。一在于公。臨紙崩號。
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頓首。

宋歐陽修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
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
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

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眞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

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

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卽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襃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宋王安石上田正言第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跋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瘞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

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清多爾袞與明史可法書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人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

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

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鑑。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清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

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馳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尙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穢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

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
此身甚易。獨惜執事忮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盡殺天下士。以
醉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
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
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清劉嗣綰貽友人書

長江帆駛。聞在杪秋。道出鳩茲。冀展良覲。比奉故人。告知足下。因舉孝廉方正。迫
於歸里。足下名場坐困。垂二十年。倚闥之望。未知所慰。竊體介母求祿之意。冀遂。
毛生捧檄之願。足下之心。亦良苦矣。顧進退出處。所當三思。古者周崇六行。仁讓
同興。漢制十科。賢良並策。朝重端門之典。世高講幄之風。大儒循吏。鮮不由此。方
郡邑之舉也。足下當固辭。不能以曹邱之揚。自解於毛遂之薦也。且名者實之賓。
也。誠使素履有孚。嘉遯無悶。歸厚之門。昔人所旌。通德之里。過者猶式。如徒以名。

焉而已。季良名流，取之以誠。子弟公謹才士，黜之以懲。風俗彼葉公所好之龍，騰笑乎公卿。羊公不舞之鶴，貽嗤乎賓客。由來舊矣。夫人卽至哲，必不能掩己之短。以兼人之長。人卽至愚，亦必不肯棄其所工而用其所拙。今足下旣不獲焚棄筆硯，刪除詞藻，就繩墨之訓，務布帛之言。去文苑而入儒林，舍文章而談道德。則必至名實不相符，言行不相顧。虛車不足以行遠，贊鼎不足以與入廟。繫而無用，致歎匏瓜華而不實，貽譏桂樹若足下者爲麒麟之楦耶？爲鸚鵡之車耶？僕竊爲足下不取也。僕學植未成，行能無算。前望修途，茫無所託。顧以知交之雅，聊盡忠告之道。齊甘茶告鑒此區區，足下勿濫南郭之吹，免貽北山之笑也。幸甚。

清黃安濤覆友人商游幕書

書來知艱於家，食欲爲遠遊。猥荷垂詢，無任翹企。僕服官中外，越二十年。於世態之炎涼，名場之向背，更嘗腹飽情狀，目存惟勞者之善歌，亦心拙之語。出門非易，行路誠難。莫贈繞朝之鞭，敢斷郵棠之軼。所期貢憇未遑擇言，夫以州郡之職。

民社是膺待飭官常端資幕畫刑名爲生命所繫錢穀爲國用所關佐理需材於斯爲重未嘗肄業敢信操刀至於朱出墨入分勞判牘之餘日計月要從事催科之末此胥吏所勝任非賢者所屑爲若夫陳孔璋之典記何長瑜之授書才倚清高職殊卑冗然而膠西就曹參之舍有俟避堂遼東候王烈之來亦嘗虛館莫爲隗始焉有矟前君子於以待時幽人所由履素者也抑古人開閣招賢迎門下士登龍者昂首攀驥者翹心自君嗣倦於延賓正平因而減刺接納無望欵睡無聞由是欣然來者廢然返爾更有按劍投珠好竽操瑟文若班揚之富書如崔蔡之工祇以自怡不堪持贈語君素業喻彼白雲且嘗見塞然當官者劇於酬應勤於奉職者困於趨承當其彈冠之始捧檄之初薦剡之書密如束筍曳裾之輩多於鯽魚則有視分誼爲去留以勢利爲進退縉衣授粲詎出好賢之誠驪駒在門卽爲逐客之令其或徇情維繫屈意周旋外示優容中懷厭薄歌彈長鋏敢希孟嘗之上廚館以下賓不與車公之盛坐猶乃苦戀雞肋甘居牛後失其本心誠無謂

也。況乎依彼門牆。仰人眉宇。分疏節闊。趾高氣揚。密昵因而間之。斲養得而輕之。苟非降心以從。安見藏身之固。遂使將軍揖客抗禮。輿臺元龍。俊人斂豪。湖海不得已也。自好羞之。至於公衙如傳舍。宦海如浮萍。遷徙無常。升沈靡定。朝榮夕悴。紅蓮等於舜華。乍滿旋除。漾水比之溝澗。當其得地。則公餚給以修羊。及其失時。則旅人喪其資斧。異九耕而三食。類一暴而十寒。因人而熱。其足恃乎。惟是達識罕逢。俗情多鄙。逐逐趨炎之地。滔滔入幕之賓。託廣廈以庇寒向。監河而貸粟。聚如蠻附。翕若蠅翔。招之使來。豈官貞腐物邪。若夫仲叔之於故人。不以豬肝爲累。僧珍之於族子。遺其葱肆。速歸豈矯情哉。良有以也。足下枕善而居。抱獨而處。游與鹿豕爲伍。食羞雞鷄之爭。徒以累有妻孥。儲無儋石。株難困守。出被饑驅所嗟。天壤茫茫。遊將安適。人寰落落。誰則相須。蓋惟直道而行。固與時宜不合也。始因窮而變計。繼因變而愈窮。與其舍舊而圖新。曷若蹈常而襲故。筆耕墨未自可。逢年馬磨牛醫。無傷潤俗。傳經鄉塾。或應童蒙之求。言志農山。或爲多財之宰。聊以

卒歲若將終。身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竊附斯義。偷鑒愚衷。

清王詔壽與友人書

一昨二三知己。小飲江樓。爭席有鷗。蒸壺如鴨。解襟促坐。銜杯劇談。遂乃感世路之多艱。恨孤蹤之安託。酒薄不醉。卿言始愁。而足下獨軒眉鼓氣。謂士不得志。退求一職。亦可自奮於功名之途。不則游謁可致五侯之鰣。幕府可索千金之聘。天空任飛。吾何慮焉。僕當時墨然意倦。不復置喙。夕而思之。足下坐臥閨闥。雄長婢僕。足不出里閭。夢不涉都會。其不識世路之難。誠無足怪也。僕則橐筆半生。知之熟矣。知而不言。足下將終無由悟。則請卽昨所言之三者。而述之。夫相如逸才。入資乃登郎署。崔烈名士。進錢以拜司徒。階身之汚。古所不免。自視冠軒爲利途。遂以金資博孤注。黃綬長吏。碧衫枝官。和嶠之籠。朝探毛義之檄。夕下媚狐兩腳。神龜萬鑽。槐柳齊行。尖錐競巧。彼方謂筵前舞袖。非無長信之猴。坐上金籠。不少大卿之鵠。朝賢尙爾。我輩何傷。乃視擊詔爲本然。置恥辱於不問。其術之售者。或且

得恣其威福。望若神仙。而二三骨鯁之士。轉乃落莫無徒。是非衡鑒者之不明。黜陟者之鮮當。良以孕蘭一萼。蔽髮蔓而不芳。積沙百斛。藏寸璧而莫見。吾與子側纖翮。此仕宦之事爲今之所難也。吹笙楚國。墨子不損其賢。懷刺洛下。禰生不抑其氣。踰門投謁。自昔而然。服紱蘭之奇服。冠切雲之高冠。上書荊州之門。長揖李膺之坐。草賦朱閣。節帥傾心。陳詩鐵門。先達倒屣。長安如燕之客。終致青雲。車前雕龍之書。乃騰望天下矣。詎無知音。文章有神。亦堪吐氣。乃者曳裙。下客伺門。鄙儒立馬。殿而不慙。望車塵而卽拜。殘羹冷炙。甘之如飴。金錯素縑。匱之無節。獻錦牋之七字。但解揄揚。承華屋之一言。如膺詔命。自處既鄰于廝。下視者亦比之賤。傭居元龍百尺之樓。設下牀以待客。享季子五鼎之奉。進脫粟以養賓。浸成貴倨之風。遂短名流之氣。昔者趙壹窮鳥。傲郡守以尺書。元度素筆。敝軍門而索刺。行之今日。叱逐隨之。此干人之事。又今之所難也。孔侯嘉遜。終應安東之招。樊

川清狂乃管奇章之記士有抱靈芬。閒垂翅蓬池。幕府之依亦固其所然而重之以弓旌。遇之以國士。昔有其事。今無其人。以彼穹階高據。繡袞儼然。或署牘尾之名。但知金屋或判祠曹之牒。不解龍星以文士爲可輕。以辭翰爲末務。但看麝墨之光滿絳霞之牘。安識龍章出自雲梭之軸。作黃江夏腹中之語。何論鸚母高才得溫子昇海內之英。乃屈馬坊賤客。是何怪乎翩翩俊彥。矯矯清才。甘臥窮谷之中。恥作侯門之客。故雖有名卿秉節思播宏風。或且因鶴鵠之不逢。亦羔雁之禮絕此依人之事。又今之所難也。嗟乎。滿目江山。何處平原之飲。半生肝膽。惟傾燕市之徒。白日輪馳。金門天遠。餓麟不噬。窮猿安投。我方深其隱憂。子乃恃以無恐。是何異涉一尺之波。而忘八節之險。守十步之室。而昧九折之危者乎。足下休矣。其幸毋以吾言爲過情。而以康莊視荆棘也。惟覽不宣。

清趙銘上薛慰農夫子書

七月之望。朱仙鎮營次。得子琴書。敬悉夫子言辭珂里。安抵武林。露冕而來。還吾

父母星軻再出。望若神仙。父老旣願借寇君童子亦爭迎郭伋。而談者謂引疾未起。乞退猶堅。遠道聞之。私心異甚。竊以出處之際。道有權衡。推挽之功。責歸賢達。然古人辭三旌之召。謝列郡之榮。輒有故吏上牋門。生奏記。蓋謂勤身以濟物。猶愈養德以待時。銘雖不才。敢附斯義。夫使仕塗柄鑿。賢路崎嶇。而欲令俯仰若桔槔。嬉戲隨竿木。識者恧焉。側聞伏波老成。茂宏名士。有側席相延之雅。有同舟共濟之情。似可虛與委蛇。不隨軒輊。承天心之優眷。卜吾道之大光。魏闕子牟。終拂衣而未忍西湖白傅。雖去郡以難忘。此其可酌者一也。夫玉經躬佩。倍切摩挲。花以手裁。尤勤愛護。况士經敦琢。甞被沾溉者乎。今者之江上下。浙水東西。一聞夫子之來。而庀廈者雲趨。攀轅者霧集。靡不謂照臨白璧。秋月長輝。問訊甘棠。東風又到。文翁留蜀。將貢士於西京。汲黯過齊。復活人於東海。我夫子樹人歲積。穀我恩多。得勿戀此蒼生。起紓赤芾乎。此其可酌者二也。時事孔棘。謀夫不臧。而賢者忽臨宦海。而抽帆回天衢而戢軌。遂有深林招隱。異地借才者。假使鄰疆一疏特。

起東山明詔十行重頒北闕斯時欲去而湖山難別欲留而車乘方招豈知便著羊裘興耽江上卽穿布襪情在雲門非徒香火之緣深實係生靈之望久此其可酌者三也昔石湖以病起白祠坡老以晚年乞郡非關戀祿少緩歸田誠以月廩歲餼有所不獲已也我夫子在官無五十畝之秫還家乏八百株之桑塵釜常懸山資莫辦未免對芟衣而驚笑披蕙帳而猿愁然則無慕鶴軒有情驚粒調停五馬慰賓客之飄零鄭重六條諒公侯之逸豫夫亦何損高致乎此其可酌者四也大抵往來者運也隱見者遇也油雲作霏可與絳霄爲舒卷明月出海或遇清風而徘徊以證詩懷見瀟灑焉以徵宦隱見從容焉況我夫子循吏之聲繁回宸聽儒林之業黼黻皇猷一旦聖天子寵之藩翰巾以封圻不待再計而起矣豈必煙霞永契松菊堅盟薄壯歲之功名樂古賢之嘯傲與銘東游既倦南歸未能方春從曹濟之征冒暑有歸陳之役草行水涉歷千里以云勞車殆馬煩閱三時而已短衣自笑禿筆難豪旣鬢髮之早衰復音書之多滯十口家累西風漸寒一笏

墓田。終夜欲涕。擬俟梅花開日。春水生時。乞假治裝。還鄉釋服。晉謁夫子於西冷。定知絳帳玄亭。三生有幸耳。芻蕘可獻。請攄弟子之誠。葑菲不遺。謹俟先生之教。敬頌起居。伏希鑒察。

(庚)慰藉 古者列國有難。進書弔慰。循而推之。綢繆倫好。蠲祓侘傺。其上者。開示理勢。盡利盡廉。其次者莊論俳語。亦足以開拓心胸。故知文字之用。勝於贊蘇矣。共錄六首。

晉陸雲答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鄧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感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鄧縣土地之性。非徒浮言華豔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燭。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

在心舉鋟成雲下鋟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恆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收穫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羈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置繞岡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眞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邊海浦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蠶捕魚鱣鮒赤尾鮚齒比目不可紀名鮆鰐鯻炙蠻鱠蒸石首臚羞蟹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螃蟹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鄖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夫人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足下

急啟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唐韓愈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

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於行而無瑕尤窺之闡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憚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旣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肴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

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忘無忘。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唐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灾。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

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燭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瀦瀦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慄，於是水火之擊，有羣小之懼，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邃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岀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

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清袁枚慰蔣用菴侍御失火書

公子來接手書。知先生名由副墨。已爲六丁所收。北闕由車。更爲五酉所尼。嘻其酷矣。僕不獲執鐸將斂。作公孫之侍。又不能反風噀水。表郭憲之心。敬以殘客之

巵言博達人之莞爾蓋聞火也者於水爲妃無平不陂在夏爲孝其危乃光是以
梁燬浮圖武帝以爲道高魔盛魯焚宣榭何休以爲黜祀新周老物晉存燈常青
而不滅霸圖吳就壁雖亦以何妨王敬則捧紗帽以呼事須及熱韓安國對田甲
而笑灰寧不然先生以霜後之松筠作焚餘之圭璧紅羊劫小白撰家空幸草雖
存勞薪已盡未免蕭邱性冷炎上心孤然而浹日而遇七十二毒者神農之嘗草
也鑄財而燒三十六鑪者冥司之懲除也造化阨人必極之於既往相風測景當
覩乎其所將玄冥祝融時相爲帝桃笙葵扇事豈有常子樞被賣於渠公乘車食
肉墨子跌躡於楚國錦衣吹笙海三凍於慕容之朝山一飛於身毒之國動將靜
轉晦與明通肸蠁之機由來久矣而況火原號聖烟亦稱祥井繫郊天庭燎華國
管氏祓燬而作相衛侯名燬以興邦豈非鼎彰調燮之功離本文明之象哉先生
內學七緯旁通三微千樹逞能五神開教清談而熒惑退舍鑄詞則蛟龍捧鑪謝
玄之皮履安櫛必教得所諸葛之藩籬亭障雅有精思子玉賓朋時夸過榮楊愔

袍袴都是內裁。方將耀山甫之將明。展予培之穆行。鞭笞觥觥。揖讓夔龍。而乃眼
熱牢盆。東壁有餘光之乞。釁生禹筭。西鄰非禴祭之時。遂致木燧乍鑽。而融風反
逼紅霞未嚼。而赤舌先燒。象無齒以身焚。魚在池而殃及。二卵之罰嚴矣。三錢之
府閉矣。海內憐之。思舉旛以留賢。士林惜之。謀束縕以還婦。誰知先生三世長者。
深知服食之方。半生王門。未領煙霞之樂。一旦脫韁解繮。蔭暘迎涼。還桑梓若龍
荒。笑伊呂爲筦庫。三千太學。請叔夜爲師。九萬巴箋。待羲之染翰。巡狩有典。半皆
應劭之文章。作奏雖王。不署馬周之名姓。笙清簧緩。撥絃愛火鳳之聲。炙鵠蒸鳧。
享客鬪烽人之妙。幾幾乎龍叔方寸。日映皆空。許由一瓢風吹不動矣。天以爲阮
瑀。不出當焚山以求之。張昭不朝當燒門以啓之。與其玄纁作聘。不如朱鳥催裝。
與其國主持鞭。不若炎官張繖。於是司烜戒令。闢伯前驅。百蟲將軍。煥然烈澤。黃
車使者。爛其盤門。絳雲起而捲脊。方飛而升屋。焚來諫草。都作赤童。取去易牕。
將鐫碧落。寒山龍絕爭彩筆之光。芒太乙青藜搜庸成之冊。府莽頭孔履武庫存。

無虹。輶霓旌安公來否。必使焦土無立錐之地。而後文星還小謫之。天譬如度尙
焚營。兵纔前進。耿純燒舍。戰乃成功。蓋沈檀非數。則不香。鷹隼因鷙。而愈奮也。當
此之時。先生無心炊累。商邱出入煙中。抱德煥和。姚光高坐火上。亦曾憶及隨園。
燈宴紙醉金迷。有个故人。爲肩火色。乎所望收回餘燼。不諱熱中樵卜楚焯。印烘
夏縵。法非東漢罷官可入京師。壽祝南山。高爵應歌天保。皇上聖恩似海。燭照常
寬。公卿知己如麻。編秆必助。金天作頌。非王融其誰能。玉牒封山。得相如而輒賞。
將見蒸出芝菌。收之桑榆。燃石冷而重溫。蜀井窺而再醞。不必東煥齊寵。西祀盤
庚。而早見鐵柱彈冠。鳳池還汝。僕與先生心期廿載。賦別三年。飲共燒蘭。痛分灼
艾。乃趙佗有風聞之信。謂李斯在逐客之中。不知僕雖禿炷之年。不畏赤熛之怒。
突薪易徙。冰蘿難焦。能與雞談。不嫌鷺傲。射三發而皆遠許。爲劍再舞而不及劉
季。亦猶沃焦山大。受海水以皆消。螢火丸空。當刀兵而悉度。早服飛霜之散。何勞
撤屋之防。先生來書。問季豹之生。無念西施之網。未則又不知。賜谷將沈。趙無炊。

種暉臺已暮。莊不傳薪。妖鳥空鳴。伯姬呼而不至。豔妻難燭。祆廟禱而無徵。宵明燭光。豈貧家之肯降。頽陽晚照。悵行樂之無期。惟有顏叔灰心。稱貞縮屋。高車生穴。築臺配天而已。至於傳張翰之下金昌。累椒鳴之迎境上。則頗似熒臺搏影。丹隱形無術。蘭陵非朝歌之地。何必回車嵇呂。雖千里之遙。尙將命駕。豈有麾左師之短策。過華臣之門。而必奔撤三輔之長裾。當季長之室。而不入者哉。小舒結轡。折此疏麻。寫成父之賀書。爲君解祟。當陸渾之高咏。一笑臨風。

清張裕釗與張煦堂大令書

前數日閱邸鈔。知以被議。左遷爲之惋愕無已。不謂足下事遂乖舛至此也。人生所遇通塞。固不可以常理論。或材行志節出於人人。而困阨沈淪。不得行其志。或錄錄無所短長。比肩尊官顯秩。賢人君子。俯首噎氣。篠侘不敢出一語。其不肖之徒。庸虛嵬瑣之醜類。乘機冒進。舉生倖心。人自期以方面公輔。芒不復有閫域制。

限。於是乃躡屨廉恥相奔於邪徑幽竇。抵死并入以求得之。雖然其遂以是顚躡身敗而名裂者亦不可勝數也。且所謂一意自守不肯少貶以阿附俗而率躋通顯者抑豈獨無其人邪。屈信存亡之際。是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天故不可得而知也。且嘗試獨居妄度自天地剖判至今且千萬歲天亦稍衰且老矣。固時不免矇暗瞀亂其所處是非臧否以施愛憎賞罰亦豈信能盡其理邪。夫天處高而人錯居其下。而權命一懸寄焉。又時不免昏亂錯迕。則夫人之所謂窮通得失廢興者。譬猶深夜暝目繫手以走曠闊之虛夷險。惟所值焉斯已耳。其又孰從而意之邪。足下質直勁正出於天亮。又達於當世之務。宜在顯位。施澤於當世者也。其至是命也。然使命不終否。復進而上。一反手間耳。亦莫知其爲之者也。正已以俟之而已矣。羅少村都轉常晤見否。恩恩未及作書。請以此示之。使聞狂言。取一笑爲快。不足令他人見也。

清張裕釗答李佛笙太守書

价至奉讀手書爲之感歎無已及讀所示大箸則又大喜且詫不謂足下銳進一
至此也來書謂此行誠失計然獲交不肖時相從問得學問文章之要指挈長度
短固亦未爲失裕釗豈敢任此顧足下之文乃精進若是則信所得多矣文誠出
於人人足以信乎今而傳乎後窮之百世而自必其不磨雖百郡守不以易也且
所謂窮通得喪。愉戚寒飢溫飽者擾擾一日暮之事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知足
下故必不以一官置意中然卽爲衣食計則亦有命焉力所能謀謀之所不能謀
則聽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裕釗曩時讀論語獨深有契於孔子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之一言且嘗試縱觀生民之初以至于今日盛衰倚伏與夫人之賢不肖芒乎。
紛乎眇不可紀極終其興若廢有一之非其命者邪或乃弃其修行立名所得自
爲之事奔著騁欲一切以徼非望卒泯泯以沒身甚且爲詬於天下後世者甚可
悲也既亮識其然又自少酷嗜學問文章是以一意專精於此而不遑恤其他惟
是年齒日長神智日耗恐遂終無所就時獨以爲懼近者撰得書元后傳後一篇

乃忽妄得意。自以甚近似西漢人。且私計國朝爲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此文校之。方姚梅諸公。未知其孰先孰後也。雖則狂謬至是。乃復私自疑。輒錄寄足下。爲我一決其然否。其然邪。是吾益也。用竊自憲也。不然邪。卻退矣。吾滋懼焉。請必明語我。俾得一自釋焉。抑以足下之果勢勇銳。若是使由是屏弃百爲。以從事於斯。且使裕釗駭憚畏避。而不敢與競也。承欲來爲一握手之歡。聞之喜忭無已。書不能盡意。俟爾時當極意一傾吐耳。

(辛) 干謁 假今之人曳裾侯門。馳書豪右。趨趣囁嚅。曾不可以終日。何則。其氣茶也。醺醕應求。人生詎免。要之纏綿以盡致。慷慨以任氣。血誠可訴。而風骨不穎。文章於是爲不朽矣。昌黎明於事理。往復推勘。書牘尤長。而干謁諸作。讀之短氣。悉畀刊落。以崇體要。錄邱巨源江文通以下。凡十首。

齊邱巨源與尙書令袁粲書

民信理推心。闡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屢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

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舌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卽剷。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墳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邱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顚沛。曾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摛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賊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毫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五人而李恆鍾夷。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並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

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讐辱放筆出手卽就鹽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輶製軍
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
中九分尤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鱗翻馬雲翔至若民狃夫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
然泥沈詎其荷駁塵末皆是自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民僕國算迅足馳烽旆
之機帝擇逸翰赴羈縲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存少沾飲甿
遂乃棄之溝閒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絃隸帖戰無拳無勇竝隨資峻級
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旣非草木何能弭聲
梁江淹詣建平王上書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
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
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
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革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

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殃迹墜昭憲。身限幽圉。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綏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啟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積譏磨骨遠則直生。收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之名。臣之羞。更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手陵閉關於東越。

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
青雲浮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邱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陳徐陵與王僧辯書

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凶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興暴皇年。櫺杌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較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期扶轂。抑又

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喙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神表玉
璜補袞欽才平階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兎徒
不逞言次巴邱鼓聲聞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
羯咸奔鱗鯢俱翦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於是乎夏首西浮雲
行電邁彭波東滙谷靜山空扼鶻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仍傳
首於帝京郿塢元兎咸刳腸於軍市青羌赤狘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
園陵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勳踰高密重以秦宮旣獲魯殿猶存闢綠草於應
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鄂杜七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廬斯滿鬻脂藏脯
遊騎擊鐘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豈止鄉
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
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
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強漢壞蟲之

比黃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緣多幸。明鑑皇華。鄉國屯危。公私慘迫。
邳形之切。長亂心胸。徐庶之祈。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釁犯幽祇。躬
當剿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梓。
翻若天涯。杖栢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奈
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悔懷廢寢之憂。當
輓輿櫬。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饋餉。飽
誰經。心眼程糜。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
息。空留非爲全死。同冰魚之不絕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
漢。南毫興殷。脩好徵兵。彌留星琯。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
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旆而永慟。王稽反命。旣無託乘之恩。
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並物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
椒舉。相逢誰爲班荆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

傳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誠爲過誤。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啟封。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羌難得其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地。孔子何所歎焉。但頓伏苦廬。徒延光晷。夫以啁噍鸞雀。躡躅鳴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尙悲歌。蘇使幽囚。無馳哽咽。公履忠弘孝。冠冕縉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嶽。行糜仲月。王政無塞。分穀高年。仁風期遠。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憔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爲漠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

唐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邪。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

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卽其人焉。自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
夫。王公大臣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迹。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
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
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
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邪。
昔王子師爲豫章。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旣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
十餘人。或爲侍中。尙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閒崔宗
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
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於
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敢自矜。至於
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以紙筆。

兼之書人。然後退埽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俟圖之。

唐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

白聞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麤陳其大綱。一快憤懣。惟君俟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於此。至移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禮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

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自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且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若蘇馬二公愚人也復何足陳儻其賢者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

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自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鄭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憚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閒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譽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豈能明日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

大遇洞開心顏終平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自卽膝行於前再拜而去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鶴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唐郭仲翔與吳保安書

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因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縛身非箕子日見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地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因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檣於先塋忽忽發狂脢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愍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閒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

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十四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詢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爲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

宋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

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閒，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闈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閒，將歸

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宋王安石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瞽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草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鷩鷔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六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其裘葛其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

先人之邱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林莽聾侏儒之道。覽行革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謹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清陳維崧上芝釐先生書

載別旌門四更。莫矣。感知慕德。泣更劇於鮑珠。怨老嗟卑。身竟同於燕石。馳惶無地。哽懼白天。譬之越禽戀燠。終思近日之鄉。代馬衝寒。恆有凌飄之氣。人之情也。能無歎乎。粵自南陽雉雔。陳寶雞鳴。日月炳乎八紘。乾坤奠其四極。恩波湛滅。北通弱水之邦。瑞氣昭回。東被無龍之國。凡夫稟氣靡不蒙慈。獨有文人善於失職。餘姚書佐。不無拾橡之時。丹陽布衣。或類翳桑之客。而崧薄劣。猥荷帡幪。予以吹噓。長其聲價。此則蝦毛蚕翼。悉藉生成。枯木朽株。咸歸雕飾。頸鷗曷極。銘鏤奚言。自入中原於茲三載。託賓游之後。乘廁幸舍之末。行徧歷兩河。頻經八郡。百凡風

緒彌觸悲辛。聊借叢談。以資撫掌。慨目蛾飛玉塞。蟻潰金堤。旣七聖之路迷。亦百王之道盡。漢臺晉闕共廢壘。以縱橫伊鼎姜璜。並頽垣而蕪沒。免茹賦詩帳。鄒枚之不作。吹臺縱酒。盼高李以何從。復奚言哉。此固然矣。若乃邯鄲爲游俠之魁。朝歌乃輕華之窟。玫瑰作城。東京樊重之家。玳瑁爲梁。西洛石崇之宅。或奕洛瓊之所割據。或買六渾之所攘竊。三條夜啟游騎。歌鐘五劇晨聞販脂削肪。此皆歷代名都。累朝勝域。今則空餘風月。無復綺羅淇泉。巧笑之人。趙國乏報恩之士。齷肩齶齒。卽日洛陽女兒。葱肆餅餚。便是叢臺年少。詎堪揚扢滋闇嘿。是以刻意矯除。刮磨豪習。孤行峭厲。消耗壯心。抱蟲簡以終年。託螢編而永日。玉杯一卷珠海。千函非猶非狂。如是而已。所幸學善陸沈。性甘徽纏。賓從念劉植。之疾主客知原憲之貧濁。酒素琴。差無患苦。宵鐘夜漏。聊用襄羊。以此自寬。毋煩相讐。且夫楚腰信美。不登展氏之牀。秦缶雖工。難悅趙王之耳。何則。意膾者易爲容。而情乖者難爲洽也。是以越石抵掌於晏嬰之側。於期搖腕於慶卿之前。魏齊亡命。乃客虞

卿。譏蔑不聊爰投羊舌無他素蒙根柢之知則略其痈瘍夙荷優容之雅則假以
羽毛耳崧之藉庇廿餘年矣不幸崩擢酷遭割罰年逾知命尙乏嗣續已成張壯
武之心疾時類羊南城之淚流已於商邱擬置一媵非云曼倩之小妻聊比樂天
之粗婢或者李家先德尙產衰師阮氏清門將生遙集蓬頭歷齒妄思以買得爲
名執繖擎箱謬計以醜奴作氏然而客本畏人居尤不易必賴汝南長者寵以輜
輶許下羣公惠之談論此其萍跡或免蓬科倘有高軒入魏幸言朱亥於市中至
於絳綬游吳願述伯鸞於廡下用茲仰瀆伏冀台慈更有鄙懷統祈尊鑒崧以盧
蒲髮短燭武精亡處處揶揄年年瑕穢正使石填武擔詎塞愁倉土運黎陽難平
恨棧瑤姬無掃塵之竹玉女寡洗頭之盆將畫葉公之龍遂牽荀息之馬雖復井
公縱博寧能索笑於仙家卽令鍾子刺船詎便移情於海上方今成均廣闢石鼓
宏鳴六館之側負笈者三千四庫之旁橫經者十九若獲策其謫劣竭此涓埃一
觀太學之碑便脫諸生之籍未知此語果合事宜佇望台裁以爲進止嗟乎來日

大難獨居不樂。天上之愁萬里。人間之怨千年。困豫且之赤鯉。猶然仰沫於洪波。燒爨下之焦桐。尙爾驚魂於妙曲。辭寧敍意書不宣心。

清李慈銘與王少鶴通政書

比日嚴寒。風雪黯滯。坐失良覩。深歉於懷。頃辱賜書。垂示新翰。非特詞語超絕。抑且性情過人。承將南行。驪駒已戒。晤稀別遽。良用惆然。執事久倦扶搖。眷懷桑梓。況聞丙舍猶立。松楸未成。椎祭之誠殷然未已。以僕私計。不若從容卒歲。檀櫻錦鄉。飲溯水之屠蘇。聽越人之蜡鼓。青紅樺燭。追外氏之衣冠。雞犬桑麻。辨少時之井里。更以其暇。略涉湖山古刹殘碑。摩挲乎劫火紅衫。風帽掩映乎歲華。昔新息倦征。苦憶鄉里之語。山陽思舊。流連鄰舍之筵。執事籍著遐陬。歸仍旅客。入東已罕故人。買山虛設斯願。然而謝傅本非越產。猶擬東山之營。賀鑄久籍衢州。且以慶湖名集。執事首邱之下。近在於三世姻亞。相連多出於四姓。則始寧之戀。豈讓客兒若耶之遊。詎忘孔邊夙有深衿。必追斯語。儻或行計已決。執志莫回。旣須取

道海通必於武林度歲僕罕接人事頗異羣情都省紛囂履聲久絕南還半載謠
尋日增芳渠鮑之鄉不容都迭艷媒鹽之貌爭醜鄭先郭泰人倫僞儒所嫉范滂
清議下士以仇又況比來越俗瘠薄尤甚金榜無名李杜不過酒人白蠟登科班
馬便生今日僕素情澹定恥與人爭但得草堂十椽稻田半頃足以庇俛仰卒歲
時有酒百瓶有書千卷便當山栖谷汲謝絕人寰送往事居取辦已足畢景松竹
獨浪煙霞繫鼈與嬉魑罔自遠而乃居乏一茆蔬無半菽弟妹婚嫁未了生平妻
妾愁啼不免寒餓少有羸疾比更不良勞役憂危理難長久老母久病涉冬轉劇
頃日入城就醫屏營藥餌望門告貸喪氣空還責負索逋日見凌迫僕聞裴顧匱
粟損有以益無李充吐筵說士而甘肉平生羞作干乞要不能不擇人而干執事
總中朝之譽負海內之望節帥藩服瞻伺色言尙以魚釣之名塵高論之末性便
文字尤癖山水或於鴛湖道場遠則天台雁宕乞一僻小書院足使自食便不他
求聊過荒年知非溢分伏維留意無任企馳道路方遙音塵何極春初灘水迢迢

雁晨月落桂巖寥寥猿夕敬昂光采無間晤言別有篇章當以駟致。

(王)況狀 此之爲體約分四類綺麗豐縟儼語尤工則有君子于役登彼長途俛仰山川流連光景如鮑明遠大雷書之類此揚水懷歸東征破斧之遺也雄心儕薄文思旁皇一唱三歎自適己事如梁簡文答張纘之類此漢高猛士魏武短歌之意也至於吳叔庠陶通明諸書其屈子玄圃淮南小山之思乎張乖崖李越縵諸書其燭武精亡淵明形役之嗟乎凡錄十九首

宋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

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亭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物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艤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深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遙擊湧湧之所容滌則上窮荻浦下至豨洲南薄鷺爪北極雷激削長埠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濬弱草朱塵洪漣隴壑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礎石爲之摧碎磽岸爲之撞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晝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鷺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

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澆弄翮。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颺。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

執別瀟灑。嗣音阻闊。合璧不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旅雁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領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譽。自高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於文諷頃擁。施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櫂而先征。夕鳥歸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遑迴。但離闕已久。載勞寤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梁簡文帝答張纘謝小集書

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尙且著於玄象。章

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檮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鳩笛遙聽寒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梁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適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暨概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闕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寧游思於文林或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嬉遊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

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歡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如子晉而事似洛濱之遊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罍嘉肴溢俎曜靈旣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旣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贋汝旣須之皆遺送也某啟

梁陶弘景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梁吳均與宋元思書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轩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梁劉潛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颻辛苦。迄肩輿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幕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反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唐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近曠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飄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蘖人往。不。山中人王維白。

宋張詠答王觀察書

少年無思算。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泊於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弈棋。排象旋子。斯實眇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算。帖。攘袂。擊肘。嗥呼。爭贏。有以壯臨

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皆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
縉黑衣屨渴飲已冰之酒飢冷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管知得俊爲快不知
勞筋爲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貔貅引前盤槊擊劍以電轉奔
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
堪喪魂時弟年方盛氣尙壯酒量過當遂成飲癖深入膜內柄於鬲中良醫不逢
積癟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旣漸逼於膀胱實難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爲
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脇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
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撙節之所致也非身灭命滯之有云有時暫食瘡痛飲
水水流到闕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
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爲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教頗僻法
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謫濫之蹤泯
然亡絕豈異乎解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懔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

洽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於下交。必欲祛弟羸痾。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修尋闕報。復諒不以爲慢。而信爲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清毛奇齡與秦留仙翰林書

四月十三日。甡再拜。白留仙足下。無恙隔侍以來。書疏希關。比聞東墅。仍赴徵請。爾時車輦定應就道。然猶寄是者。恐緩去通德。或亦家人道達。不乏郵置。是用略展數言。以回一聽。昨在高齋。酒深燭微。祟譚反幽。梁溪主人與婁東學士互訴前朝。好言隱事。醉者振巾。醒者促舄。此時此景。雖踰年曠祀。當復不忘。然而雞號散車。就暗解笮。方遘東光。已越南汎。既乖前期。復謬後會。是豈心鄙清流。情甘淟跡哉。山深去檻。見華楯而驚其心。野馬未羈。望垂旒而懾於色也。渡江之後。亦歷時地。然且徘徊穎上。紓徐濠右。或乃經旬尙沮。或至彌月不去。今在淮西。已三年矣。

生平好狎且喜音樂偶聞啁哳停路有待尋嘗邪許躡地生憶往過浦口豪客王
生年垂七旬尙能爲縵聲長吟隨之江樓集諸所善更唱迭和凡徹三宿暨乎既
去猶復回諦近所依者淮西金使君耳亟嘗留娛每令聽歌吳哀楚豔不弛耳目
去冬雪夜閒堂設伎層裯疊幕標燈環炭中有所演年旣妙令意復優好致極弄
中妍生變外賓朋悚詫臧獲贊歎頑豔同思娛憂均感此固斯地創遇亦或邇歲
罕遘乃訊所由來家本夫椒少好謳彈擅白雪之佳名拊紅絃而自惜爾乃初延
韶譽中丁淪落小吏挾之而趨府將軍劫之以還鎮是故賞其有技而哀其不逢
爲之拔起汙除僂諸署攫暫廁他部仍還故里僕旣淪落與之相向而歸來無日
於其行也南望遷延若有所恨是時平橋雨過樓前日薰柳花飄園芍藥墮地眺
汝水之回波望平原之迷離紅亭東去白日將斜青草西頭紫骝猶住乃徐起哀
彈更爲變曲亦旣窮極幼眇備茲煩怨乃復歌南浦之詞詠東歸之什新聲謬迷
繁縝綢雜僕夫爲之盼顧去馬於焉却秣游子望鄉而增歎行人停車而雪涕當

此之時雖使趙王歸里東平返國少女化文魚以還澗太子視鳥頭而出關西河在望吳起將旋北闕巍然梁生不去就其所感又誰不仰視南浮俯憐東逝者也僕本不文況當臨岐造次裁付言辭舛午無足起予但區區之意重有轡轔且恐其人歸後仍致失所是爲相聞亦欲暇時一賞其技且爲語同好有所引也其人唐姓使君灝別乃有贈字要之猥璞無理全藉昭誓因白不備

清陳維崧與陳際叔書

際叔足下載披新製歡笑無量循環把玩不啻口實慨自江表喪亂文籍散脫掌故流落有同甲帳文史毀棄便類羽陵風尚所期惟在足下今茲書敍大似休連其餘撰述自多傑作夫以孔璋之才不嫻於詞賦士衡遁藻亦以手重見訾固知雕蟲小技未可輕棄也足下諸賦已必傳矣僕才質疎放姿制誕逸頗致藍田狷忿之譏時叢平子輕狂之譖間有侯芭嗜奇之癖時多吳質奸伎之累每當四節之會風日閒麗親懿稠密丹輪徐動華軒遂盈當斯時也賓徒迭進則神思轉給

簫笳互激則酬應彌妙。昔大梁侯方域常作文章，必須聲伎。僕不幸，遂似之。至於別崇臺入曲房，弛華裳，貼利屣，銀燈乍滅，文纓已絕。臣心最歡，才能一石，何論八斗。且夫燥濕之理各有其宜，動靜之性奚能一致？若使龍泉不試之盤錯，騏驥不驟之康莊，則羽檄何以擅長於枚皋，書函何以著稱於齡石？今者塗路既局，神明有限，塊處休息，忽焉終日。已失裨謀，謀野之助；幾蹈莊叟文犧之喻，而欲矯厲文采，以供撫掌，豈可得耶？將毋過高唐而善謳歌，臨睢涣而思藻績，祇爲欺我無關實事也。也會有事務未能牽綴，崧白。

清洪亮吉與崔瘦生書

瘦生足下：昨攜屐過訪，足下已遊吳門，過梅里，布帆東飛，悵望不及，屈指歸棹，尙無期日。高閣雨坐，益難爲懷。整理故書，因得足下南潯之詩，鄂渚之札，諷誦往復，詞旨悱惻，不報足下久矣。足下得無恨乎？然僕與足下形疏意親，貌遠神近。前在絕域，尙時時貢夢左右。況今得暫同里閈乎？足下此歸，寄居密親之所，僕不喜詣。

人足下所知也。然僕亦有性所樂者。嘗以爲黃金可求。難者素友白璧尙碎。況乎浮生。故每逢良遊。或值勝侶。覽書不足。續之以夜。又遭罹憂患。悟徹生死。妻子田宅。均非挂懷。惟遇一竹一石。一花一草。苟有賞心之境。皆存沒世之想。況春社以後。上已以前。江南水鄉景尤奇麗。花始破萼。禽皆出巢。天浮淺青。水作深綠。梨桃萬樹。紅白競放。蕡麥百里。青黃雜鋪。時時獨行。故擾野鵠。往往高詠。多穿白雲。或輒遇知舊。縱眺幽遠。行童攜壺。每挂深樹。老布席偏臨曲波。摩挲花朝睥睨寒食。溪漁蓑綠。園筍鋤青。酒自風簾蔬紅。雪徑當午。讀史凌晨。注經攜朋。日昃語鬼宵半。窮晝夜之觀。極淋漓之致。其樂本可以忘死乎。頃歸田以來。被服粗陋。惟於滋味。尙不盡忘。然而霜前研膾。人效其方。雨後墊巾。世傳爲法。每至塵市。兒童隨之。伺其語言。競相傳播。則亦不知其何意也。自念身歷九死。足踏百險。而筋力尙健。神明不衰。徒步之遊。尙可百里。又回顧同輩。年齒相若。尙有應童子試者。而僕轉憶疇昔。已忝擢上第。回翔禁林。出則握節方州。入則侍經帷幄。雖年未至老人。

皆以輩行尊之。且少耽訓詁粗識吟詠執贊之驚歎於軒墀間奇之酒充塞庭棟。訪竹別墅多留劇談尋花東鄰咸喜過望雖灑掃應對教非西河而磨礲切磋士半北面亦何幸哉亦何幸哉伏念前之所歎者生平好遊宇內靈境十祇臻七以爲當待之來世耳。昨歲忽發狂愚當斷腰領聖恩高厚宥之以遠單車疲羸卽日上道有司不知敦迫萬狀遂以十二月六日北出嘉峪關奚奴脫逃死友訣別長城以外復判人鬼天地改色星日不曜積雪百丈流沙萬里汗血之馬兩斃於道僅抵戍所沙同海飛冰與天接又或怪火四出燒雲皆紅狂風歷時衝斗盡黑龍蠻成陣飛如猱猱山魈出遊勢挾風雨念所不到目能逢之夷堅志奇曾未及此顧肩背所荷戈猶未溫赦書聖馳已過百驛天地之德厚矣日月之照普矣行路感泣又況身受若乃一出入歷三萬顛而復起僵而復活者正不計數然宇宙荒遠之態人世訝謬之境無怪不搜無險不歷方得稍弛負僕歸臥林壑賓朋驚呼妻子雪涕百日之後神理始定欲求良工圖所經歷午枕初貼爰成臥遊宵

魂不寧。尙歷關塞。杜門省過。沒齒戴德。暇卽約束子弟。課以耕讀。冀同齊民。時納井稅。期於未死之日。不辜國恩。奄忽之餘。無忝生我。願斯足矣。嗟乎。自非親愛。如足下者。亦何敢剖肺附出心曲。以相示哉。足下哲昆二人。亦舊相識。仲爲婚姻。伯則同歲。然皆馳騁皇路。雅志用世。束帶終日。腰嫌其疲。文書滿前。手倦於寫。與僕雅趣不同。亦各行其志也。獨足下旣精楷墨。不事科舉。終日靜坐。時而讀書。陳編朽腐。輒得奇趣。又性非泛愛。交必擇友。如僕之外。投分絕少。每與相對。輒至歷時。言笑宴宴。信誓旦旦。僕之所絕心折者。僕又何慊於足下哉。俟足下歸。尙欲綜生平所著書。其旨趣意向。有子弟所不及知者。一一告之。足下庶後世知其本末耳。

穀雨旣屆。庭花亂門。歸期若遲。恐值風雨。

清胡天游貽友人書

夫西河沈鐘。鼓浮亮於霜響。代北逸駒。振矯嘶於飈日。感物者氣氣冥感。而微應觸志者。景景覽觸。而方激淮南子云。桑葉落。長年悲。春水碧。秋土思。揚雄致論於

愛日孔父臨悼於逝川唯彼哲人誠有以也辭別之後挹爾獨邁既折良儔實屏
興賞振星衣以野飯裏風駟而寒路日月載听至於北海面朋曷謝併心蓋寡齊
音異耳岱封別目雙鷄兩肩意困於接席挾瑟吹竽思倦於繁會稷下蕭條響閑
恢論山川悠遠曷其展眺駕言暇日登乎城隅雉閣浮蠹鱗甍俯櫛郊鶩駭搏坰
牧羣戢井墅奕絕沙原莽屆巒暝驚心煙霜楚矚溯征幨於流水繹飛轡於曳練
佻佻勞歌終朝不息或指謂予曰此走東牟道也旣負海象雄兼迅秋標爽遂有
仲宣吾土之賦且迸子元神州之歎故以壯意蕭疎長謠儻薄若夫王蠋烈士嚴
光客星陂浸餘臺叢荒故闇東瞻卽墨南瞰白狼想囊沙之往軍纊縱牛之舊壘
莫不雲雨驟越宇宙遭迴特灘水湯湯導聞禹貢邇其鉤帶或有絕流詢彼故老
方云濫軌潦集洪翻未極浹漭以今揆曩術有殊施是知陵谷忽爾遷貿唯彼聲
華樹爲不沒太傅所以抱登山之悵征南所以愴沈水之思者也夫英人奮駕雄

才騰柄貴及壯華揚其采烈夫寧羨逶遲乎臧丈尙槁馘於夷門伊昔與子流連

夙夜並琨逖之感晤。深王貢之標許。方謂拂虹蜺。掀扶搖。升玄墟。蹴昆岡矣。何圖湛盧不揮鐸。於蒯瞶舞鶴。未銜珠於瞽曠。篴雲班阜。後騫青塗之躍。春水抵雀。晚振幽霄之焰。惊此若邁。殷其有懷。攀樹旁皇。武帝從而泣。然撫髀激昂。豫州由是流涕微我無酒。其能已乎。願襲重福。益滋令名。俾臻良時。極發光耀。追往者逸其軫。貽來者景其躅。徘徊百世之下。恨不見我。若不見古人。乃爲休耳。若夫優游下上。玩弄朝市。朝房孟弋之豔。畫甄蔡門之隊。拊缶嗚嗚。過淇怨戀。人生行樂。亶其然矣。雖佳俠所游。而耿懷斯渺。夫豈丈夫之本趣乎。

清劉嗣綰山中與鮑若洲書

山中十日。庭樹報秋。離形絕塵。曠如自遠。董子云儼然獨處。惟山之意。僕始得之矣。故人不見。城闈致隔。警欵猶昨。景光迭新。山木悅君。而不知嶺雲怡我。而誰贈顧此天繪。惜無畫圖。足音窅然。使人失盼。夫一日之感。采葛爲勞。千秋之思。撫松成愴。以余多恨。能無眷眷。山齋雖僻。亦足晏娛。鐘聲上雲簷。翠下雨冷泉咽。其清。

夢瘦竹搖其古魂。山鬼宜笑時來牽蘿野。孤工媚乃復拜月。一燈熒然輒墮遐想。頗望足下能來同之。昔人千里相思。猶復命駕。況僕與足下近在咫尺哉。樵風載塗。朝暮可至。幸弗令山中人停琴而久思。支筇而長望也。

清吳慈鶴與彭甘亭書

甘亭足下。明月照膽。春風吹懷。二人同心。千里如面。去秋之仲。接展芳訊。輒欲裁答。忽覩家難。家君旣南冠北行。賤子亦辭齊入薊。溫清請室。魄再生死。每至朔宇。奏厲芳擣。貢衰鳥獸。多不平之鳴。風雲有可憐之色。周勃至此方知獄吏之尊緹縲。訟父思伏金商之下。人生已矣。此情何堪。及邀覆盆之焰。復倚荷戈之行。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東門帳飲龍游之馬。不多南紀星郵。雞栖之車大去。從此坐臥蒿藜。餉啜塵土。蒼狼白狐跳盪左右。驚砂走蓬。委藉耳目。空倉窮鳥求食。而見羅軼羣孤獸遭獵。而登俎。昔之掩藪。掣鄂馳芳。驚藻今且啜泣。霜露淒其。雨雪則有高岡貞松。孤青表其色性。危霄鷺隼獨運厲其精神。撫時感序。輒起於邑。二旬之久。

始達淮上。料理檣軸。濂江而行。風顛楚尾。浪惡吳頭。鼈鼈跋浪。將腥大食之刀。蛟龍繞艤似劫。澹臺之寶素旄。縊纓而電掣。銀山峒喝而鼓駭。此懦夫之所雀息。常人之所色變。而意氣自若。杯酒無恙。自謂豪健。不減祖生矣。及來南中。遂事戎幕。鳥禽白葉苦竹秋香。天未曉而笳吟營。初春而柳細。將軍樹下竟容長揖之人。都尉軍中。遂有悲歌之客。若夫橫簫直笛。能發揮猛厲。長戈大劍。能馳驟風雨。金堤試馬。玉帳傳杯。青驄而去。驚爲霹靂之聲。白衣而來坐於橐鞬之右。二肆之鐘既陳。一石之飲不醉。此閫外之行樂。儒者之奇遇也。至於區脫。莫警刁斗。夜鳴月纖纖。而兩頭風蕭蕭。而四起東不見。滄海北不見。燕趙始信。卷旆實引愁之草。美酒無銷憂之用。長安之遠。遠於日邊。刀鎧之思。思在今夕矣。能不膺結神悴。踟躕離悅哉。昨還惠陽。復荷手教。循繹數四。彌感縵縷。惟我與子。跡雖鶻鳩。心則邛駢。離多會少。我勞如何。秋風戒程。將赴京國。取道吳下。冀接音采。鳴榔采香之浦。載消舞鶴之市。與足下痛飲三日。賦詩百篇。曜靈匿景。繼以華燈。治鑾命歌。醉之金陵。

豈不快哉。豈不快哉。知足下惓惓於僕。用纏縷近狀爲報。新詩不多。並附采覽江
南梅熟風雨錯。迄惟匡居善保。不宣。

清董基誠至青浦縣與弟方立書

星昴南指。帆北旋。居纔浹辰。復理征棹。炎景初戢。驚飆乍號。沙汀不波。霜葉全
脫。僵臥帽縮。哀思蚪吟。煮冰餐寒。枕流幹夢。不二百里。舟行益艱。風引欲上。潮落
欲下。作力逆輓。屹若移山。一夫百呼。寸步尺晷。設復脫去。駛追流星。中心搖搖。倦
不成寐。悵別念遠。勞心如何。江月下弦。始達青浦。縣當郡衝。水陸直進。無重關。複
圉之限。無經日累宿之勞。飲江飲湖。腋吳肘越。在昔周季。置長水縣。始皇東巡。望
有王氣。斲掘淫洩。踵名由拳。乃知龍虎騰彩。未驗於天象。斗牛燭精。先妨乎地脈。
長圖壯思。卹爾息矣。自縣而西。是爲長泖。圓泖緣其旁。大泖泄其後。極眺無岸。下
臨有天。抱雲十圍。帶虹雙市。品殖紛衍。難可紀數。菰蒲棲煙。葭菼落雪。清鱗濁鮒。
晨鳧夕雁。殊性各樂。是焉浮游。仲秋既望。迎濤湖頭。雷雨盪於空霄。鼉鼈竄於尺
牘。

壑泓泓汨汨如震如怒詭掣六龍迅瞥孤隼注流矢激閃電顚峩崖裂虛谷覽不
停矚神不注形玄沙爲之聚飛怪石爲之怖立指顧倏忽回光偃靈滌汔乎新涇
瀆澑乎申浦解會往復厭陂就夷素精內涵澂影四徹倒瀾寫青翔陽墮黑來莫
揆其始去莫蹕其蹤也東南九峯景亦清麗曰鳳皇曰庫公曰余曰辰曰薛曰笄
曰澗曰盧曰箕負奇矜雄互相軒輶而其尤者歸之余山穹窿百尋袤延九里石
闕雙峙守之神龜幽靈去來開以一縷花氣叢翠巖光蔚藍赤霞飛來滉瀔莫辨
中有奧宇翼臨招提結域中之真棲拓塵表之別構傑閣翳景危樓陵虛環巒障
之時露一角望舒西曜都成金銀若英東開但見紺碧均足開朗神慮灑練煩垢
及其觀海門之陽候學潭之月憩鍾山之樹徒孔宅之梅訪香亭雪亭之遺擷蓮
湖瓢湖之勝攷之有竟歷之靡窮若乃遙抗之所發迹機雲之所流舉季鷹瘦先
之所超逝愴之野王之所接止長睇遙慨徘徊移辰鬱陶在心俯仰滿目瑣瑣一
世滔滔千秋今人古人曠面絕軌抑又思之火齊之孕清淵吐華夜光之產太璞

含潤昔嘗陵。大河跨喬嶽。軼鄒魯極雍涼。天圓地方不盡一瞬。斷踝鎧翮遠延此。
都川靈山英。何以處我亦。欲使數君子。者申易代之冥契。感寓公之嗣音也。孤館
困寂殆難爲懷。聊攄遐思。兼述新睹。意緒糾繆。不詳所云。相見有期。懸企不既。

清董祐誠與方彥聞書

彥聞足下離燭暮。炮征帆。晨遙索。思淒風。積感逝水。渡江北行。土俗迥異。蕡菽雜
飯菰。蘆結牀花。襲馬蹠草。臥沙磧。訪八公之故館。過清流之巖關。塵驚鳥飛。石訝
人立。足蹀十步。時升火光。樹渺百尺。才見青氣。自茲以西。地坼天曠。淮潁千里。田
廬萬重。水星鏡浮。荇葉帶抱。麥氣朝霧。流霞亦黃。楸花夜開。土岸皆紫。更復從陸。
計逾浹辰。溯都羅交。山盡拱合。松柏翳景。言經北邙之墟。藜蒿蔽天。乃曰洛陽之
苑。折軸崎坂。儕車宜陽。函關風雨。道涉黃巷。時則顚月西轉。斜漢左陰。壁襄無階。
穴邃有腹。土濕腥鬱。風囊哀號。羸特雜稠。轄輶摩擊。子夜影黑。惟聞人聲。晴光晝
紅乍聽。霆裂越三百里。言臻青門。意欲奏通天賦。宜春求書。茂陵讀碣。驪坂而玉
紅乍聽。霆裂越三百里。言臻青門。意欲奏通天賦。宜春求書。茂陵讀碣。驪坂而玉

鎧夜閉。幽燐星飛。銅仙秋寒。鉛淚露咽。鯨膏未燼。而劫灰已平矣。關中財太華。股九峻。帶涇渭。東瀾澗。龍潭巖厓。風渡雲棧。皆足警慄心志。淒感性情。昔王粲羈人嗣宗狂士。登樓隕涕。窮巷回車。僕本恨人。疇能自己。蓋山高川急。飢促渴役。不自知休文之閑。將減蘭成之賦。易悲也。足下侍歡庭。闡激慮。經史俯仰。委蛇誠足愈樂。蒙聞桐魚刻蜀樂。石響泗曜靈。虧天井。景缺地。故鶴亂異聲。而同鳴。鵠鷺殊類而合處者。志氣相得也。晤言尙遙。縑素勿曠。傾首東望。山河阻深。書不盡言。幸勉崇德。

清李慈銘復張香濤編修書

昨晨恩恩渡江。未遑裁答。會疏別遽。悵結臨歧。楚北之行。備承繩綰。得侍知己。豈不遂懷。顧有三願。亦懷四難。畧陳其概。惟賜周覽。浙局校書。本非鄙意。伍鉛槧於時。輩譽豕魚於手。民既喪本。眞亦損資。望豈若汎藻。水映夫容。爲星。擢之上賓。操畫筆之尺。枋其願一也。夙居京輦。頗與華兢。屈指人才。首推執事。木天尺五帝車。

七星每企下風輒慙折軸。今得從橫清燕傾倒緒言山公習池屢屈經生之塵。
傅峴首竊賡。登高之篇其願一也。生好壯游。尤喜衡藝。襄荆形勢。實賓區之喉衿。
屈宋風騷。乃文章之鼻祖。吞雲夢之氣。和郢中之歌。屬乎轔軒。恣其游覽。其願三也。
然而彥倫學道。累於妻孥。思光無家。隨其水陸。雖曲承推勸。以挈行將覲張。
稷於簾前。拜德耀於廡下。顧舟車錄錄。誰爲辦嚴江漢。湛湛豈容飛渡。縱仰仁祖
之粟。莫涉賈季之帑。此一難也。皋魚之痛甫逾小祥。顏鳥之墳僅封淺土。種松裁
寸。塗茨未乾。遽辭墓以決行。或崩雨而誰屬。且使清明麥飯目斷遊子之魂。練祭。
纓冠行變。旅人之飾。此二難也。息柯三載。假貸爲生。負刀達之社錢。負伯通之廡
價酒券。多於毛刺魚堊。白其板門。一旦盡室。以行四境。聞聲而集。將見踢門以罵。
或飽老拳。搜牢以誅。幾無完卵。此三難也。況復山妻佞佛。病姬在牀。武昌之魚不
慣於菜藏。鹿門之藥難支。其柴立未免溫戀。茅檐香貪齋甕。荻衣擁髻。愁上郭門。
之船布帕。誦經羞逐東方之騎。此四難也。緣斯薄祜。坐失清歡。展念平生。良用深

負所恃亮識。昭此區區。相隔三年。此行千里。烽煙多梗。晤語難期。言發至誠。握管於邑。惟懋樹聲績。博翹俊英。攝疴未痊。千萬珍重。

清李慈銘三復趙桐孫書

十五日奉手教。並合肥使相書額。都轉關約及聘幣。發函鄭重。循覽悚惶。雅注懃拳。不知所答。伏誦來教。院中地窄。僅容誦絃。西舍三楹。可營井臼。思之至再。實有數難。第年未桑榆。日資藥餌。折枝布枕。事事須人。勢不能假丸藥於館童。付織衽於弟子。一也。日食所供。頗爲煩碎。葱潔之設。悉出南烹。醬醢之調。深嫌北酪。雖米僅一七。酒減三蕉。而陳留韭鮭。自循家法。蘭陵水麵。盡出閨人。寒士傳其食單。鄉里號爲吳味。何能以苟延之口。食任滅裂之炊。奴二也。保安寺東驢駒巷北甘楹。貢宅十稔於今。闢壞栽花。疏庭種果。夏親祝饗。冬護封泥。桃李垂於檐間。楊柳交於枱際。杏紅出屋。竹翠侵階。丁香海棠。四周廊寢。朱藤一架。覆蔭重門。竭清俸之經營。皆寓公之手植。未忍棄茲。傳舍遽屬他人。任堯豎之毀。致噦鶯之無主。三

也善和舊第。迎恩故鄉。七世藏書。一炬焦土。累年都下閱市。借人縮食節衣。般薑補繭。粗盈十架。足充三間。亦難悉載鹿車。并堆牛屋。四也。彼之西舍。舊祀先賢。香火同龕。精神所寄。詎可以後來之燕寢。奪先哲之靈祠。著履上廳。將致吳興之祟。壞觀作室。恐成定襄之殃。五也。京邸僅指本自無多。頑似海鷗。養踰山子。應門掃徑。力已難分。負笈擔簾。事將誰屬。且寓廬荒寂。墻垣不周。無急作之長鬚。乏守衛之綈犬。儻添庸給。爲累益深。六也。長安之居。食玉炊桂。津門都會。晦直一金。胃脯貴於侯封。蝦菜高於酒價。旣挂冠而出。謫旣絕祿。以無官待爲兩地之炊。卽倍八口之食。先生酒饌。豈出門人園官菜蔬。難叨地主。七也。緣茲維谷實類觸藩。然旣已許人。豈容變計。夫東食西宿者。賤女之醜行。得羹乞炙者。餓隸之惡狀。當以明歲仲春之吉。爲出都三日之行。單車入東。迨羣釋菜。竚申良覲。無任神馳。比屆歲闌。想膺多福。諸維惠鑑。不盡欲言。

古今文綜第十冊終